

# 梁孝王文人集团创作与地域环境的关系

◎ 尧荣芝

**【摘要】** 梁孝王梁国为魏与楚之故地，其地域环境有着深厚的晋文化和楚文化积淀。梁孝王集团荟萃辞赋名家，而梁园又为这些辞赋家提供了理想的驰墨骋怀的园地。梁园作品深受地域文化影响，有着浓郁的北方晋文化和南方楚文化色彩，作品充分体现了晋文化尚贤、尚法、尚功、尚义的特点，以及楚文化“少私寡欲，勤俭守节”的哲学思想。另外梁园作品也通过对南方楚地大量动植物的描写，体现了浓郁的楚风楚貌。

**【关键词】** 梁孝王集团；梁园文学；地域环境

**【中图分类号】** I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070-5

## 一、梁国地域范围与深厚的文化积淀

汉文帝子、景帝弟刘武（前186？—前144）先封代王，两年后徙为淮阳王，八年后徙梁王。刘武去世后，谥曰孝，故称梁孝王。梁王封地辽阔丰腴，《汉书》这样描述：“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sup>〔1〕</sup>

对于梁孝王之梁国疆域范围，周振鹤先生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也有详细考证：

《汉志》云：梁国，故秦碭郡，高帝五年为

梁国。

秦于故魏地置有东、碭二郡，东郡置于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之后（《始皇本纪》），碭郡置于始皇二十年取大梁灭魏之后（睢水注）。魏大梁于《汉志》为浚仪，属陈留郡；睢阳《汉志》为梁都，定陶为济阴郡治；谷城在东平国北，属东郡，于是彭越之梁国大体方位已定。

……

《史记·文帝纪》：二年三月，“立子揖为梁王”。此时之梁国仅有碭郡。

《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二年，淮阳

〔作者简介〕 尧荣芝，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81。

王武徙为梁王。”武之梁国比揖多淮阳郡北边三城。……“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

（引文皆见《汉书贾谊传》）。……二、三列城估计为襄邑、僑县、宁陵。此时之东郡当然仍属汉，否则孝王之梁当不止四十余城矣。<sup>[2]</sup>

根据周振鹤先生的考证，梁孝王梁国主要为秦之碭郡和淮阳郡北边三城；而秦于故魏地置有东、碭二郡，东郡置于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之后，碭郡置于始皇二十年取大梁灭魏之后。

由此可知梁孝王梁国应为魏国以大梁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即秦攻取大梁灭魏之后设置的碭郡，以及淮阳郡北边三城，有四十余城，大致是睢阳、虞县、下邑、碭县、芒县、襄邑、僑县、宁陵、浚仪、定陶、长垣、济阳、成阳、成安、鄆城、无盐、巨野、任城、单父、乘氏等。

梁孝王梁国既为魏之故地，其地域环境显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晋国的历史是从叔虞封唐开始的。《史记·晋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sup>[3]</sup>叔虞的儿子燹父即位后，便改国号为晋。当叔虞受封唐地后，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王室要求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sup>[4]</sup>，即遵循夏人的传统制度、风俗习惯和夏人的历法去治理唐国，而不实行西周严格的宗法制度。这一国策对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使得晋文化自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反正统特色。主要表现为：宗法观念比较淡薄，这是造成“曲沃代翼”、晋无公族、三家分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宗法观念薄弱，使其具有尚贤、尚法、尚功等特点，三晋也因此成为法家文化的发祥地。

梁国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因为梁国都城

睢阳及周围城池和淮阳北边三城襄邑、僑县、宁陵等都曾属楚国范围。楚文化源远流长，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颡顼高阳。高阳者，皇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后居火正，为祝融。”<sup>[5]</sup>可见，楚之祖先祝融是火神，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并具有观象授时的特殊才干，领导着一个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部落。

鬻熊是楚开国人物，也是楚哲学开山人物。他生活在商末周初，后人将他口口相传的言论写成文字，即《鬻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将《鬻子》列入道家。鬻熊之后六百年而有老聃，他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所著《老子》一书代表楚哲学也是先秦中国哲学的成熟阶段。老聃后百年而有庄周。王国维说：“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sup>[6]</sup>《庄子》一书代表楚哲学的最高阶段。与庄周同时的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他的作品是楚人精神的最高体现。《庄子》是无韵的《离骚》，《离骚》是有韵的《庄子》。

三晋和楚地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对于梁孝王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将在下文中分析。

## 二、梁园与文人宴游、创作活动

### （一）梁园、文士

《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sup>[7]</sup>《西京杂记》卷二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鴈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

钓其中。”<sup>[8]</sup>枚乘《梁王菟园赋》对梁园也有精微描述，如：“修竹檀乐，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道，临广衍，长冗坂。故径于昆仑，昼观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碣碣，邵焉崑崑。巷路透迤，崑岩崑崑，巍巍焉。……”<sup>[9]</sup>由此可知，梁孝王所筑梁园规模宏大，景致优美，不仅有宫室殿宇、亭台馆榭，还有竹林果园农田花草、珍禽异兽、飞鹰走狗，这规模与档次几乎可与京都长安上林苑相提并论。

梁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sup>[10]</sup>一时出现人才彬彬之盛局面。梁王不仅具有大国诸侯与皇室嫡亲的恢弘气度，更是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仗义重情，对宾客如同知己。梁王还喜爱辞赋，善待辞赋之士。所以梁王门下的辞赋家尤其多，《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就有“梁客皆善属辞赋”<sup>[11]</sup>一语。这正与好儒学的河间王刘德形成对比，刘德门下的河间集团成员就以儒士为多。有人称河间集团为“经士集群”，那么梁孝王集团就是名副其实的文学集团了，只从这荟萃的辞赋名家便可确定：“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sup>[12]</sup>“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sup>[13]</sup>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sup>[14]</sup>

史书上留下名字的，可以确定的梁孝王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庄忌、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公孙诡、羊胜、韩安国等，（公孙乘、路乔如在《史记》、《汉书》里无记载，但见于《西京杂记》。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指出其“杂采诸书”，“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这样的作家群可谓蔚为壮观。当然，梁孝王刘武的作用举足轻重，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倡导者，是身体力行的组织者。而三百里梁园则为这些辞赋家提供了理想的驰墨

骋怀的园地。

梁王招揽四方文学之士来到梁国之后不仅对他们礼遇有加，还时常与他们游乐于梁园之中，客主尽欢，诗酒唱和，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sup>[15]</sup>这些作品应该有许多是在梁所作，但由于年代久远，赋作大多亡佚了。保留至今而又确定为在梁的作品仅有13篇。其中赋11篇：枚乘《梁王菟园赋》、《柳赋》、《七发》<sup>①</sup>，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公孙诡《鹿赋》，羊胜《屏风赋》，路乔如《鹤赋》，司马相如《子虚赋》、《美人赋》；文章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和枚乘《重上吴王书》2篇。

## （二）梁园与创作

### 1. 梁园作品与晋文化

梁园的宏大规模和幽雅富丽，不仅为梁园作家们提供了恣意游乐的场所与写辞作赋的优越环境和条件，梁园本身也成为作家们写作的对象，并在梁园作品中充分体现晋文化尚贤、尚法、尚功、尚义的特点。

忘忧馆是梁园中的一处馆舍，以“忘忧”为馆名，可以想见贵盛如梁王却因希望继嗣帝位而不得的满腹忧愁，也可以想见梁王为排解忧愁而经常带领一千文人前往忘忧馆诗酒唱和忘忧取乐的场景。“忘忧馆七赋”就是一次游玩之后留下的作品。《西京杂记》卷四记录有梁孝王与诸文士枚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邹阳、公孙乘、韩安国等游于忘忧之馆，使各人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各五匹。七篇都为咏物小赋，所咏之物有柳、鹿、鹤，有酒、屏风、茶

① 对于枚乘《七发》的创作时间，虽争议颇多，但笔者在此把《七发》列入梁园的依据是：《六臣注文选》李善注，《七发》是枚乘恐梁孝王反而作。王增文《关于枚乘七发主旨的商榷》（商丘师专学报，1988.1）、束莉《七发主题再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9）以及易小平《七发构思及其主旨探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6）等学者也都在文章中补充了若干论据，力证此说。



几、月色，这些物都为彼时彼地在梁园所见之物，因此这些赋也应表现梁园之作。“忘忧馆七赋”篇末都以赞颂梁王之句结束，如枚乘《柳赋》开篇即为：“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透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并在描写了柳树上的飞鸟与小虫之后，转而以“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sup>[16]</sup>极写梁王的高贵气度与酒宴之华美贵盛。邹阳《酒赋》先咏酒的品类特性：“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默。……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醪，甘滋泥泥。……”<sup>[17]</sup>再颂梁王酒宴的隆盛景象：“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璠为镇。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sup>[18]</sup>其余几篇赋也都如此，可由此强烈感受到梁王“待士”，士亦爱戴梁王，君臣相得，其乐融融之情，充分体现了晋文化尚贤、尚功、重义的特点。正如《汉书·地理志》云：“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泱泱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sup>[19]</sup>

枚乘的《梁王兔园赋》也是极力表现梁园的一篇佳作。首先写梁园的修竹、池水、复道及高俊险怪透迤的山石；接着写梁园如尘埃蛇龙般的疾风，纷纷纭纭的游风，腾涌云乱的秋风，以及时而波涌连天时而缓缓流动的河水，时而喧扰于密林时而翱翔于天际的别鸟。充分表现了梁园的宏大规模与优美景致。

并且在《梁王兔园赋》的最后，作者写邯郸、襄国、易阳之“容丽人”、“燕饰子”们“相与杂沓而往款焉。车马接轸相属，方轮错毂。接服何骖，披衔迹蹶。自奋增绝，怵惕腾躍，水意而未发。因更阴逐，心相秩奔，隧林临河，怒气未竭，羽盖繇起，被以红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长剑闲焉，左挟弹焉，右执鞭焉，日移乐衰，游观西园之芝。芝成宫阙，枝叶荣茂，选择纯熟，挈取含苴。复取其次，顾赐从者。于是从容安步，斗鸡走兔，俯仰钓射，煎熬鱼炙，极乐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

妇人兮，袿裼错纒，连袖方路，摩颰长发。便娟数顾，芳温往来接，神连未结，已诺不分，缥併进靖，傴笑连便，不可忍视也。于是妇人先称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sup>[20]</sup>

这里写到的邯郸、襄国、易阳，是当时赵国的城邑，而梁孝王梁国主要为魏之故地，赵、魏都源于晋国，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更有亲近感。有着这样的联系，从赵国来梁园似乎也不奇怪了。当然各地贵族们都愿去梁园游猎，还应该因为梁园的壮观，梁王的贵盛，也希望去沾点贵气吧。赵国的美女、富贵子们坐着车马连绵不绝的前往梁园，在那儿尽情游猎眉目传情，极乐到暮。当“神连未结，已诺不分”“不可忍视”时，于是妇人忍不住先发话了：“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此处“不才子”，犹言没出息的人，是男女褒贬之语。

“中人”指心上人。一句“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可谓直率大胆急切。这些女子都如此主动，应该是风俗使然，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女子弹弦跼躄，游媚富贵，徧诸侯之后宫。”<sup>[21]</sup>可见“游媚富贵”已经成为赵女生存之道了，这种风俗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 2. 梁园作品与楚文化

梁都睢阳原属楚国故地，深受楚文化影响，有着浓郁的楚风楚貌，在梁园作品中也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首先是随处可见的“楚物”（这里广义的指南方生长的动植物）。如《梁王兔园赋》中就以修竹、子规、黄鹂、白鹭、鸬鹚、鱼鹰、戴胜等动植物铺陈梁园的迷人景色。“修竹檀乐，夹池水，旋兔园”，是写修竹环绕梁园，依傍池水两岸，景致非常优美。竹子挺拔修长，四季青翠，对水热条件要求高，主要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所以这满园的竹子尽显楚地风貌。又如“西望西山，山鹄野鳩，白鹭鵲桐，鸛鷓鷓鷓，翡翠鷓鷓，守狗戴勝，巢枝穴藏。”一句，写菟园中西山密林里各种飞鸟云集，鸣声悦耳。西山，菟园中的山名。鳩，“为热

带森林中羽色鲜艳的食果鸟类和温热带地区的食种子鸟类。”<sup>[22]</sup>白鹭，“分布在中国南方，喜稻田、河岸、沙滩、泥滩及沿海小溪流。”<sup>[23]</sup>鸬鹚，“中国于中部及南部广泛分布。鸬鹚是长江流域最为常见的留鸟之一，其貌不扬，其声不佳，却深得人们的喜爱。”<sup>[24]</sup>鸮，“或称作鱼鹰，学名鸬鹚。分布于中国的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sup>[25]</sup>这些主要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鸟儿，飞翔于梁园西山树林间，一派江南风光。

其次，是梁园作品中体现出的思想情趣也有着浓郁的楚文化色彩。《七发》假借楚太子有疾、《子虚赋》虚构子虚先生夸耀楚王游猎云梦泽，都是以楚为假托云构全篇。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大国，汉赋以大为美，所以总是假托楚国，把人物、事件都安置在这样一个阔大背景下展现，给人以宏富壮阔之感。于是作品中的楚人楚事楚情楚景也就源源不断呈现。《七发》中，吴客以游览之乐诱惑楚太子时说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乎？”<sup>[26]</sup>景夷台，又名京台、荆台，在湖北监利县。《文选》李善注引《战国策》：“鲁君曰：楚王登京台，南望荆

山，左江右湖，其乐之忘死。”<sup>[27]</sup>所以这里就说游览之至乐至境是登上景夷之台，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听知识广博之人讲解山川历史，草木名称，动物习性；美女美酒，妙音妙舞，娱目悦耳。是过去的楚王游览之乐，还是现在的楚太子虚幻之游，迷离恍惚，真是“其乐忘死”啊。

司马相如《子虚赋》卒章显志，结尾通过乌有先生批评子虚的言论，以表达统治者应该少私寡欲，廉洁守节，清静无为的思想。这也正是《老子》的思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sup>[28]</sup>、“治人事天莫若啬”<sup>[29]</sup>，老子认为统治者廉洁守节，清静无为，天下便可大治。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所著《老子》一书代表楚哲学也是先秦中国哲学的成熟阶段。从这个角度说，《子虚赋》也是受到了楚文化深刻影响的。

总之，梁孝王文人集团辞赋名家荟萃，创作繁盛，不仅使梁国成为当时文学创作活动的中心，而且促进了西汉初年的文学创作。梁园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梁园为创作提供了理想的园地，并成为创作的对象。梁国特殊的历史沿革与地域环境，使它有着深厚晋文化和楚文化积淀，这对梁园创作有较大影响。

#### 【参考文献】

- [1] [7] [10] [11] [12] [13] [15] [19] [21] [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 [5]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春秋]左丘明著,李梦生译注.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6]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A]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 [8] [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16] [17] [18] [20] [26]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 [14]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22] [23] [24] [25]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持,(英)马敬能,(英)菲利普斯编绘,卢和芬译.中国鸟类野外手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 [27] [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8] [29] [春秋]老子.道德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彭东焕)